

祖国医学的整体观

福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印

一九七五年七月

说 明

本材料原系天津市医药科学技术情报站情报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编印的。翻印前，我们请任应秋大夫作了审订，在文字上略有修改。仅供内部学习参考。

~~福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

一九七五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人与自然界的整体观.....	(2)
二、脏腑生理的整体观.....	(7)
三、病理变化的整体观.....	(12)
四、临床辨证的整体观.....	(17)
五、立法施治的整体观.....	(21)
结 语.....	(26)

前 言

整体观，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就是全局观点。因为无论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存在的，而是这事物与那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联系之间的关系，就是整体关系，就是全局关系。能够具有这种观点来研究问题，对待事物，才是符合辩证法的。

“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因此，能不能用整体观来对待事物，能不能用全局观点来研究问题，是属于两种宇宙观的问题，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毛主席教导说：“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不具全局观点的人，必然陷入片面性，既不能认识事物

的整体，也不能认识事物运动的本质。这种“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祖国医学理论，是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它是我国历代广大劳动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一门自然科学，它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其整体观就是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谈谈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

一、人与自然界的整体观

古人用天、地、人来概括整个物质世界，也就是整个自然界，叫做“三才”^①。才，即材，即物质，即是说天、地、人都是物质构成的。天是一个整体，地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整体，天、地、人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

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这个整体，由风、热、湿、燥、寒这几个局部来构成。地这个整体，由木、火、土、金、水这几个局部来构成。由风、热、湿、燥、寒五气，构成一年中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在地面上亦相应地从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反映出来。风气盛的时候，地面的草木亦因之萌芽生发，从而构成春季；热气盛的时候，地面亦因之而炎暑火热，从而构成夏季；湿气盛的时候，地面亦随之而水湿上泛，从而构成长夏季（即六七月之交）；燥气盛的时候，地面亦因之而凉爽干燥，从而构成秋季；寒气盛的时候，地面亦因之而冰冻酷冷，从而构成冬季。说明一年之中各个季节的气候变化，是由天与地互为影响而来的。天和地之所以相互影响，主要是由于它们不断地运动。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成与败是一对矛盾，倚和伏也是一对矛盾，这就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它们是怎样运动的呢？《五运行大论》说：“动静何如？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曰：地之为下否乎？曰：地为人之下，太虚

之中者也。曰：冯乎？曰：大气举之也。”意思是说：地球是居于太空之中的，是由空中的大气把它高举的。人生活在地面，人与地相对而言，地是在人的下面，地球与天空相对而言，它是居于天空之中的。同时它还不断地在自右而左地上下转动着。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都是由于矛盾运动而产生。所以《天元纪大论》说：“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六微旨大论》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多和少，盛和衰，上和下，损和益，动和静，阴和阳，升和降，天和地，无一不是矛盾，无一不能运动，而且矛盾运动是永恒的，如果运动停止，天地就会毁灭。故《六微旨大论》又说：“有期乎？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不生化乎？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说明物质世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如果到了绝对静止的时候，物质世界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恩格斯说：“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

天和地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它们的运动是有

规律的，即以一年之中的季节变换而论，春、夏、长夏、秋、冬这个秩序，基本上是不会打乱的，因而证明风、热、湿、燥、寒和木、火、土、金、水有规律的互为影响，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了。《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这就扼要说明季节变化的规律，总是循序前进的，是互为影响而持续的运动和发展的。

人生存于自然界中，也就是生存于天地气交之中，人体内的生理变化，随时都要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因而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而不可须臾离开的整体。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界中人当然是最可宝贵的，但它毕竟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天地合气”给人以生活的好环境，因之天地便为人之父母，人与天地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天地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密切的，如《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是一天中气温变化对人身的影响。《四时刺逆从论》说：“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这是一

年中五个季节的变化对人身经脉的影响。自然环境对人体影响的密切既然如此，人将怎样来对付自然环境呢？他们积极地提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②，人定胜天的思想，张介宾解释为“斡旋造化，燮理阴阳”③，其实就是执持掌握的意思。犹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虽然极其复杂，但人们可以认识其规律而掌握之，使人能更好地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如《五运行大论》说：“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也就是从寒来暑往的变化，便可以观察出阴阳的升降运动来。人们既掌握了自然界运动的客观，就能充分取得生存的自由。张介宾说：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于人也。……若以人之作用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犯，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④。”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内经》里固然叙述得比较简单，但与《内经》成书同一时期有个思想家荀子（公元前二九八年——公元前二三八年）便明确地提出“制天命而用”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即人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他说：“从天而顺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⑤？”意思是：与其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自然界来利用它！与其看着四时更替

而坐等其成，不如根据四时的变化来运用它！他更从而得出结论说：“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⑥。”即放弃人的主观努力，而一心等待自然界的恩赐，这是违背万物的本性的。说明人与自然界固是统一整体，但只能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求得统一，必须充分发挥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来求得更好的生存，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从今天来看，还是非常卓越的。这与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种宿命论、先验论，无异是当头棒喝。

二、脏腑生理的整体观

祖国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奇恒之腑各是一个整体，脏腑与脏腑之间是一个整体，脏腑与其他组织之间也是一个整体，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之间都有不同的联系和影响，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来理解祖国医学脏腑生理的整体现，更有说服力。试以肝脏为例来说明它。第一、肝具有藏血和主疏泄两大功能，构成了肝脏这一整体。人体各组织器官的血液，常随着不同的生理状况而改变其血量，当

人在休息安静的时候，机体的血液需要量就减少，多余的血液便藏之于肝；当劳动或工作时，肝脏就排出其所储藏的血液，以适应机体活动的需要。王冰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⑦。”就是这个意思。肝主疏泄，主要是包括情志和消化两个方面。心情舒畅、气和志达，这是疏泄在情志方面的表现。脾升胃降，气机调畅，这是疏泄在消化方面的表现。而藏血和疏泄的关系，也就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肝能正常地调节血量，肝的疏泄功能亦比较正常，相反，肝的疏泄功能发生了变化，往往会影响到肝对血量的调节。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肝气抑郁，气不行血，势必血行不畅，而影响其藏血的作用，可出现妇女月经不调、经闭等病证；或者暴怒伤肝，肝气上逆，血随气涌，可出现面红目赤，吐血衄血等病症；或者肝气横逆，气奔于下，还可以出现崩漏等病症。这就是由于藏血与疏泄的统一遭到了破坏的结果。第二、肝与其他脏腑的相互影响，构成另一个整体。首先是肝与心的关系。肝藏血，心主血，两个互相配合，完成其生理的血液环流。所以心脏和肝脏的阴血不足，往往互为影响，心血不足的，肝血常因之而虚，肝血不足时，心血亦因之而弱。临床上随时见到心慌心悸、面色无华等心血虚的症

状与头晕目眩、爪甲失荣等肝血亏损的症状同时并见，就是这个道理。其次是：肝主疏泄，心主神志。人的精神活动固然是由“心”来主宰，但与肝的关系颇为密切。由于肝和心脏都有赖于血液的濡养，如果心肝两脏某一方发生了病变，在精神变化方面，每每不是单一出现的。如肝血不足的患者，除有头晕目眩、爪甲不荣等症状外，失眠多梦，惊悸不宁等心的证状亦相继而来了。又如心阴不足，虚火内盛的患者，在出现心烦心悸、失眠多梦的同时，常常还兼见急躁易怒、头晕目赤等肝的症状来。所以肝和心虽然是不同的两个脏器，但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功能方面，它们确是一个整体。其次是肝与脾胃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了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有助于脾胃的正常消化作用。反之，脾胃升降正常，清浊攸分，气机和调，亦有助于肝脏的正常疏泄。如果脾胃升降失常，清浊不分，气机不畅，便有逆于肝的柔和条达之性，而影响其疏泄。例如某种黄疸病，初是因为脾胃升降失职，湿热蕴于中焦，继则湿热下注，导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外溢而成黄疸。说明肝和脾胃，原为不同的脏腑，但在某些功能方面，它们确是统一的整体，当到统一关系破坏时，其相互影响，仍然是无从避免的。又其次是肝和肺的关系。肝的经脉上行，挟生发之

气，贯膈而注于肺；肺金之气下降，遍历三焦，而成其肃清之用，一升一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成为整体。如果肝气上逆，势必影响到肺的肃降，而见胸满喘促的病变；或者肝火上扰，还能见到上气咳血等病。相反，肺失肃清，肝不能遂其疏泄升发之用，胁胀胸满诸变相应而至，这些都是肝和肺整体关系的破坏，而为临床所习见者。又其次肝与胆互为表里，其经脉互相络属，同具相火，同具少阳生发之气，一阴一阳，对立统一，成其生发之用，如果统一失调，便风火相煽，头晕、胁痛、呕恶诸症，随之而作矣。第三，肝与其他组织，亦常显现其整体的关系，主要表现于筋膜、爪甲、两眼几方面。布于全身关节、肌肉之间的筋膜，其所以能发挥其屈伸的运动，主要靠肝的气血为之温养濡润；爪甲为筋之余，也是属于筋膜一类的组织，亦需要肝的气血为其荣养，因此，肝脏居于内，筋膜、爪甲位于外，一内一外，成其统一的整体。如果肝血不足，气机失调，反映于筋膜方面，将见到肢节无力，运动失灵，甚至手足拘挛、颈项强直、角弓反张、牙关紧闭等血不养筋、肝风内动的证候，所谓“肝者罢极之本”⑧，所谓“肝生筋，在脏为肝，在变动为握，风伤筋”⑨等，就是这一病变的说明。反映于爪甲方面，则见到色青枯萎，脆裂变形诸病

变。两眼虽在头面，而肝所主的筋脉上络于目，肝所藏的血，亦随着经脉上输于目，以供给视觉的需要，所谓“肝受血而能视”⑩，所谓“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⑪。就在说明肝脏对于两眼所起的主要作用，因而目在上，肝在下，目显于外，肝藏于内，一上一下，一内一外，肝与目又构成对立统一的整体。所以临床所见，肝阴不足的，则两目干涩或刺痒；肝血不足的，则夜盲或视物不明；肝经风热的，则目赤肿痛；肝火上炎的，则目赤生翳。因此说肝开窍于目，肝和目是一整体，并非凭空臆说，而是经过多少年来，无数次的临床验证的。肝脏是这样，其它脏腑或其它组织也是这样，这里只是提出肝脏一个例子，已足以说明，人体内各个脏腑组织，不论从其各个不同的功能来看，或从其脏腑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确是相互联系，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毛主席在光辉的战略思想中告诉我们：“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人身是一整体，各个脏腑组织各是一整体，各个脏腑组织之间也是一整体，用

毛主席的思想来理解脏腑生理的整体观，更为明确而深刻了。

三、病理变化的整体观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维持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基本因素。如果人体内部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统一关系遭到破坏，就是疾病的发生。破坏这种协调统一关系而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便为病因。致病因素很多，如气候的异常变化、精神刺激、饮食劳倦、房室不节、外伤、寄生虫以及某些病理产物，如淤血、痰饮之类均属之。现分做发病和病因两个问题来谈谈：

第一、发病。疾病的发生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但概括说来总不外人体阴和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失调。阴阳失调的原因有二：一是机体本身的功能紊乱。一是外界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机体本身的功能活动及其对外界致病因素的防御作用，叫做“正气”；凡通过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的因素，叫做“邪气”。因而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过程，就是正不胜邪的结果。正气与邪气的矛盾斗争，人体正气是居于主

要矛盾地位的。只要机体的脏腑功能正常，气血充盈，也就是正气强盛，邪气便无从侵入，疾病也就不会发生。故《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在正气虚弱，抵抗力不足，病邪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导致疾病。《伤寒论》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这就说明了正气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居于主导地位。这个观点，在《灵枢·五变篇》里更是反复地举例来说明。它说：“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曰：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斫刀，削斫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早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淫阴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机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它这段对话，说明了三个问题，一、疾病的因子是多种多样的，轻、重、大、小、缓、急不等。二、人各体质不同，抵抗力大小互异，因而所受病邪的浅深就不一样。三、人体正气充沛，抵抗力强，不仅可以不受病邪

的侵害，甚至可以消灭病邪。这个论点，是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的。体内的正气，既能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亦关系着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因为疾病的发展、预后和转归如何，一定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强邪弱，疾病就易于趋向好转或痊愈；反之，正衰邪盛，病情便将恶化，甚至死亡。这种既强调人体正气的抗病作用，又不排除外界致病因素的条件学说，有力地批判了历史上“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外因的形而上学观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足以帮助我们整理提高祖国医学的发病学说，从而更好地掌握正气与邪气的相互关系，外因和内因的相互关系，在临床上充分运用这一发病学说的整体观。

第二、病因。也就是致病因素。早在《内经》中就把致病因素辩证地分做两大类，如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⑫。”这样阴阳的分类，可以说是分内外因的先导。以后的《金匱要略》进一步分为三类，它说：